

文艺观察

“慢是一种力量，真是一种抵达”

——第四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的见闻与思考

任姍姍 贺林平

看过纪录电影《您的声音》的你，很难忽略这组数字——北京市2100多万常住人口，1700多名话务员24小时三班轮换，每天接听6万多通电话。你一定会记得话务员刘媛解开年轻同事的那句话：我们就是话务员，很平凡，但我们为这座城市尽了一份力。

第四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推优盛典上，刘媛以及另外5位来自不同岗位的普通人走上舞台。他们是话务员、电焊工、粤剧老师、熊猫饲养员、90后新农人、非遗传承人，是为生活努力奔跑的普通人，也是一部部纪录电影的主角和观众。他们从日常生活走上大银幕，纪实影像沉淀了他们的人生况味。

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(集团)、中国电影家协会、珠海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第四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前不久落幕,《山河为证》《您的声音》《父辈的天空》《她是红线女》《胡阿姨的花园》《光语者：独步南极》等23部作品被“国家影像典藏工程”永久收藏,中国电影资料馆等3家机构获年度特别贡献纪录电影机构。纪录电影这本“国家相册”，新添了2025年度记忆。透过本届大会的若干瞬间和创作者的感悟，我们更直观地感受到，纪录电影该怎样典藏经过时间淬炼的人生与故事，在AI时代守护真实的温度。

珠海北山古村，近200年历史的杨氏大宗祠里光影流转，现代影像与古建景观构成了有意味的“对话”。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副学部长、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何苏六发布《2025中国纪录电影年度报告》，将年度基调定义为“慢是一种力量，真是一种抵达”。

根据何苏六研究团队的统计，今年截至10月21日，有22部纪录电影公映，平均制作周期6.3年。在这样一个技术不断解放生产力、AI可以“一键生成”的影像时代，众多纪录电影创作者依然在用漫长守候换取故事自然而然的“开花结果”。《新三峡》见证了纪录片导



纪录片《胡阿姨的花园》海报。片方供图

演杨书华历时30年的跟踪拍摄；《胡阿姨的花园》导演潘志琪历时9年，陪伴式记录一位平凡老人的日常；《日暮·归乡》导演杨正浓用8年时光，浓缩多位日夜思念、渴望归乡的台湾老兵的深情托付……“当算法洪流冲刷视觉，纪录电影以数年跟拍、10余年守候的慢节奏，为‘真实’守住防线。”何苏六感慨地说，对时间的尊重构成纪录电影最珍贵的品质，也成为观众重新信任影像的人口，在“慢”与“真”中，积累起撼动人心的力量。

真实，的确是本届大会上的热词。人们反复提到“真实”二字的背后，有AI等新技术带来的挑战与思考，也有对纪录电影创作规律、审美范式的守成与创新。

珠海香山场大厦梦剧场里，展映影片《中华白海豚》深深吸引观众尤其是孩子们的目光。白海豚每一次跃出海面的惊艳瞬间，它们

眼神中的灵动、皮肤的纹理，甚至是呼吸时水珠的飞溅，都让观众仿佛置身伶仃洋上颠簸的渔船，与白海豚“面对面”。而如此真实的沉浸感，也来自影片导演闫东及其团队历经6年的追踪。为了让更多人看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之美，他们一次又一次远航，以时光为笔，蘸着南海的浪与光不断打磨。在中国科学院、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分会、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、中山大学等多家科研机构和高校的支持下，他们的足迹远至美国、瑞典、英国、泰国，完成上百次海上拍摄，总航程超过3600海里。回忆起连续16天海上守候的经历，主创人员感慨万千：“在静谧的夜晚，甚至能清晰地听见白海豚浮出水面换气的‘咻咻’声，那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体验，让我们领悟纪录片创作的真谛。”

“真实一定是纪录片最内核的价值。”导演



纪录片《中华白海豚》海报。片方供图

做「难而正确的事」

我和《向光花盛开》的故事

黄志忠

10月24日，电影《向光花盛开》在全国公映。路演过程中，我们收到了2000多条信息，有个女孩子流着泪对我说：“我有抑郁症”……他们很勇敢，让我感到做这件事的价值和意义。

我和《向光花盛开》的故事始于2021年。那年，我在媒体上看到一则关于“网络劝生者”徐世海的报道，我的心像被人用拳头狠狠击了一下，震惊、心痛。跑到河南跟徐世海喝了一顿大酒后，我对他说：“把你的经历拍成电影，我拍我演，你信我吗？”他愣了一下，吐出一个字：“行！”就这样，我拿到了独家改编授权。

独家讲，作为导演，《向光花盛开》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电影“开刃作”。30年演艺生涯，我深知作品好不好，剧本是根本。为了不辜负望，第一稿创作，我请来中戏同学吕小品。为搜集素材，吕小品“卧底”进入了一些群，一个孩子的真实案例，深深震撼了他。这让我第一次感受到这类题材的创作压力，当然更坚定了要把它拍下去的决心。

慢慢地，许多人知道我在筹拍一部公益电影，纷纷来帮忙。电视剧《家常菜》的编剧王力扶来了，《天下长河》的编剧张挺也担任了文学编辑，剧本一做就是3年。

剧本完成后是融资。带着剧本，我跑了一大圈，认识的、不认识的，熟悉的、不熟悉的，“我其实就想问他们，到底为什么……”我也很想知道“到底为什么”。跑遍北京各家三甲医院的精神专科、抑郁症治疗中心，我就想知道，是什么样的心理困境让一个年轻生命选择决绝地告别世界？现在的青少年究竟处在怎样的网络环境中？《向光花盛开》没有给出直接答案，但我想做第一个“掀帘子”的人。《向光花盛开》不仅是一部影像，我还想把它当作显微镜和手术刀。

作为文艺工作者，我们经常会说使命、担当、责任，但怎么做呢？我想，就是一次次全身心投入，一次次不计回报付出。是观众支撑了我们，我们理当为更多观众去创作。

5年里，我想用最真实的镜头展现少年们挣扎的内心世界，探究他们悲观与苦楚背后更深层的诱因。我也想将镜头对准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，记录他们在沉默与自责中如何继续生活。

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。守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刻不容缓，没有人是旁观者，这是我最迫切的呼吁。去鼓励，去接受，去理解，去陪伴孩子们一步步走出阴霾，让他们拥有真正“向阳而生，向光而行”的勇气。

这是一个导演的自述，一个文艺工作者的责任，也是一位父亲的心声。

（作者为演员、电影《向光花盛开》导演）

右图为电影《向光花盛开》海报。

片方供图



生命的和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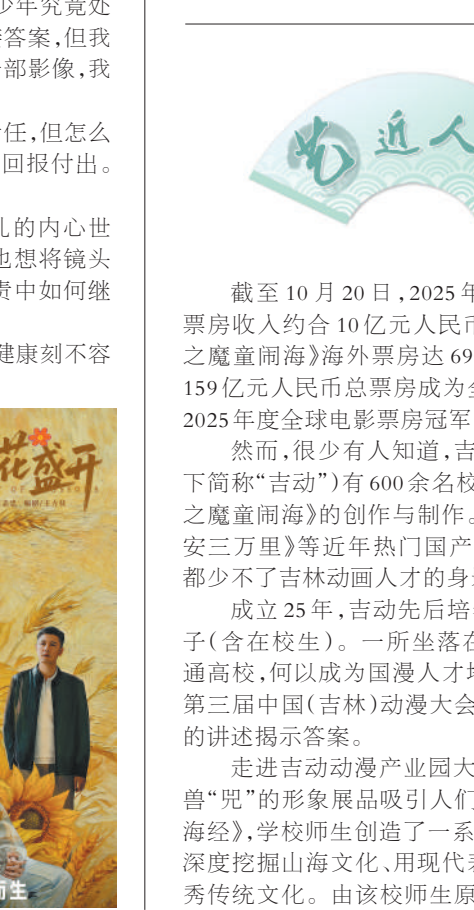
罗周

幕布拉开，每一场演出都不是单一创作者的独舞。我从事专业戏剧写作15年，始终坚信舞台艺术的魅力就在纷纭生命的交融中。只有编剧与演员彼此理解，与剧种深度相拥，观众心意相通，那些案头剧本才能生长出温度与力量。

那天，越剧小生李晓旭展示了她的衣柜，衣柜里没有一条短裙。日复一日圆场、跌扑，她的膝盖上满是淤青，一年四季不得长裤遮挡。我忍不住担忧：“你才30多岁，腿上就有这么多伤，上了年纪怎么办？”她爽朗笑道：“万一我运气好，没落下病根呢？”近乎天真的神色，令人潸然。

我了解她的纯净、烂漫与她穿云裂帛的嗓音条件，也就知道该将怎样的角色交付给她。从《乌衣巷》里一人分饰两角的灵动，到《凤凰台》里飘洒俊逸的诗仙，再到《织造府》里既是著书人曹雪芹又是书中人贾宝玉的双重演绎，李晓旭完成了一个个“至情人”的形象，用“金陵三部曲”点亮了舞台，带领南京市越剧团的青年演员崭露头角，聚拢了一批稳定的观众。

我与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携手，更是一场披荆斩棘之旅。历经《梅兰芳·当年梅郎》《春江城》《诗变·唐才子传》《蝴蝶梦》《世说新语》等剧目创作，数代昆剧演员是我前行路上最默契的伙伴。我熟悉他们每个人的行当家门、表演特色、音区高低，由此，每个剧目、每个角色都有了“量身定制”的准确度、贴合度，仅仅阅读文本，便可想见满台琳琅。



生命的和鸣

罗周

《瞿秋白》初稿完成后，我与主演施夏明字斟句酌调整文本。8个小时，他一句句诵读，我一字字定稿，务必使语言既情感充沛、表意准确，又便于昆剧中州韵的念白表达。我还记得张曼君导演以如履薄冰的“克制”来坚守剧种本体，又在此基础上张扬她饱满的创造力；记得修岩老师用一台皎洁肃穆的舞美震落了满台悲欢；记得作曲孙建安老师立足曲牌、创新创造，在白口中流淌出美的旋律……点点滴滴的完善，对应着无数人日日夜夜的奔赴，这才是舞台最具魅力之处。

自2013年《衣冠风流》首演，我与扬州市扬剧研究所合作了6部剧目，剧本与演员、剧种共同成长。直至《郑板桥》面世，主演李政成终以其集大成者的风范，将扬剧创作推向新的高度。文本以表演为基础，表演又清晰化乃至提升了文本。这部《郑板桥》成为我的写作从“自觉”进入“自由”的标志性作品。而今，56岁的李政成将更多精力投入年轻一代的培养。他的弟子徐梦雪，功夫极好，能穿着高靴，单腿立在圈椅扶手上三起三落。白天练功房里人来人往，嘈杂不已，这个女孩就选择在夜晚开启修炼时光，从傍晚到深夜，一刻不停、从无懈怠。因为应工净行，她一直剃着光头。有一天她有点羞涩地说：“罗老师，我想留头发了。”那时，我有了一种强烈的冲动，决心助力她创作出优秀的剧目，呼应她为艺术的全心付出。

身为编剧，我习惯在演出前协助院团仔细校对字幕。有人说，这不是你的



昆剧《瞿秋白》剧照。江苏省昆剧院供图

本职工作，何必费这个劲？舞台艺术是一个整体，我希望观众在欣赏演员精湛表演时，也能精准感受到文学的美感。文字与表演、音乐、舞美形成共振，观众是这场“生命和鸣”的参与者。

有一次正演着《世说新语》，字幕机忽然“罢工”。对曲辞典雅的昆剧来说，这简直是场灾难！我心急如焚，忍不住抱怨，座椅后背被人轻轻踹了一脚，伴随后排观众压低声音的一句：“别说话。”我哑然反问：“没有字幕，怎知台上在唱什么？”他应声道：“院团在公众号上发布过剧本，你对着看呀。”我这才注意到，全场1000多名观众安安静静的，原来都是将线上剧本当了字幕，沉浸在昆剧的美妙中。

这些年，我有幸与这么多可爱的院团、演员、观众同行，每一次合作，都是一次同频共振。在这里，所有的付出都不会被辜负，每一声真诚的和鸣，都奔向恢弘、阔大的乐章。

（作者为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院长）

创作谈

珍惜角色的馈赠

今年是我成为演员的第十一年。我常常问自己：扮演了二三十个角色，他们的感情和力量从何而来？

两个震撼人心的场景让我找到了答案。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我参演的电影《南京照相馆》上映。首映那一天，我坐在影院里，与南京观众一同看完这部作品。片尾灯光亮起时，掌声在黑暗中响起，我深深感受到艺术与历史交织的力量荡气回肠。

10月12日，在河海大学举办的“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”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上，我看到青年学子演绎时代楷模“刘老庄连”英雄战士时的炽热眼神，演绎贵州“村超”县城在洪灾救援时军民情深的真情流淌，再次感受到艺术与现实交融的力量直抵人心。

《南京照相馆》的拍摄，让我对“角色”二字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。影片中，我饰演的邮差阿昌在暗房中冲射出记录侵华日军暴行的照片，那一刻，他的使命发生根本转变——从传递信件到传递真相，从保全自身到守护希望。有一场戏让我记忆犹新：在暗房中，阿昌双手颤抖，捧着一张张记录屠杀罪证的照片，他的眼神从恐惧逐渐转为坚定。有观众说，听到阿昌喊出“万里长城”四个字很受触动。这句台词不是剧本原有的，是我在拍摄时自然而然的情感迸发。它不仅是角色的呐喊，更是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对尊严与正义的呼唤。

从《建军大业》中意气风发的粟裕，到《1921》中的学生刘仁静，再到《唐探1900》中在异乡寻找身份认同的年轻探员……每一个角色都像一扇窗口，让我窥见不同时代中国青年的精神世界。19岁时，我饰演的粟裕高喊“一定会拿下南京城”，那是少年“敢教日月换新天”的豪情；24岁时，我在《1921》中与一群年轻人举起右拳宣誓，那种为理想奋不顾身的纯粹让我数次热泪盈眶；在《唐探1900》中，我体会到海外游子对“根”的渴望与坚守。

这些角色让我完成了三重叩问：《唐探1900》让我思考“我是谁”，《1921》让我明确“要去往何方”，《南京照相馆》沉重而深刻地提醒我“绝不能忘记来路”。如果说前两者是青春的迷茫与探索，后者则是成长的责任与担当。在《我和我的祖国》等作品中，当我仰望战机划过长空，当我为乡村振兴挥洒汗水，那份从心底迸发的自豪感，是角色赋予我的精神能量。

今年，我首次以主演身份参与话剧《温暖的味道》，在剧中饰演下乡帮扶的驻村第一书记孙光明。话剧舞台没有重来的机会，每一场演出都是与观众的直接对话。哪怕一句台词、一个动作，我也会在排练厅反复打磨上百遍，这种“慢下来”的创作过程，让我对表演有了新的认知：塑造人物绝不仅仅是技巧的呈现，更是生命与生命的对话。

在《正义必胜》文艺晚会的舞台上，当我演诵那些记录民族苦难与辉煌的篇章时，手中的稿纸如有千斤重，每一个字的背后，都是无数先辈用生命书写的历史。敬畏历史，敬畏创作，敬畏观众，是我在集体创作中逐渐领悟到的。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，我考入中国煤矿文工团，第一时间提交了入党申请书。如今，我更加清晰地认识到，“党的文艺工作者”这个身份承载的不仅是个人的艺术理想，更有时代赋予的使命。

作为95后的文艺工作者，我深知自己的成长离不开时代的滋养。我们要用角色讲好中国故事，用表演传递精神力量，这不仅需要专业能力的精进，更需要价值观的锤炼。青春从来不是某个年龄段的标签，而是一种生命状态，需要在平凡岗位上坚守初心的定力，意味着要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洪流。

在实现理想的这条路上，我们都有自己的角色，期待与你们同行！

（作者为中国煤矿文工团演员）



本版邮箱:ysbjs@peopledaily.cn

本版责编:任姗姗

制图:沈亦伶